

攔不住的溪水

南方壺

“命運規劃局”(The Adjustment Bureau, 2011), 這是什麼電影? 似未聽過。麥特戴蒙(Matt Damon, 1970-) 主演的, 應不至於太差。於是我買下了 DVD。女主角是艾蜜莉布朗特(Emily Blunt, 1983-), 這又是誰? 看過“穿著 Prada 的惡魔”(The Devil Wears Prada, 2006) 嗎? 就是片中那位在雜誌社上班, 不太討喜腿還摔傷的女孩。

戴蒙在片中飾演一位年輕的政治明星。片子一開始, 他在競選美國紐約州的參議員。原本民調大幅領先對手, 形勢一片大好, 眼看勝券在握。只是選前媒體刊出戴蒙之前脫褲的輕狂照片。雖美國媒體爆料的本事不見得能贏過台灣, 美國政壇顯然該向台灣取硬坳的經。戴蒙聲望瞬時直落千丈, 最後慘遭滑鐵盧。在黯然演練敗選感言時, 他遇到了布朗特, 一位令他十分心儀的女孩。短暫的談話, 啟發戴蒙修改策士提供給他的八股感言, 講出一番真誠動人的心聲。

兩人第二次相遇時, 戴蒙順利拿到布朗特的電話, 卻立即被搶走了。原來有個叫命運規劃局的組織, 要拆散他們, 全力防止兩人在一起。因戴蒙的命運, 早就被規劃好了。他得待在政治這條路上, 持續往上爬, 最後當上美國總統。那何以便不能與布朗特在一起? 因有了布朗特, 戴蒙便會覺得他的人生, 已擁有一切, 不見得會只想在政治這條路上,

心在南方

夙夜匪懈，矢勤矢勇了。嗯！很有趣的思維。不知台灣那些追求權勢，或對選舉煙硝煙味毫不厭倦者，是否也因覺得其人生有所缺憾？

美國總統，這可不是弼馬溫那種芝麻小官可相比。能被這樣規劃，不是太好了嗎？天涯何處無芳草，為此放棄一個女孩，又豈非輕而易舉？但幾經波折，戴蒙終於理解，沒有布朗特的人生，不過是空的。歷史上那些不愛江山愛美人者，通常是生在皇家，自幼便知將來要繼承王位。而一步步走上政治之途的戴蒙，面對別人做夢都不曾想到會有的好規劃，卻要努力掙脫。他成功了嗎？只能留給你自己去看了。

11月15日是台大校慶，有一些熱心的校友，經過好幾個月的籌備，在學校的綜合體育館舉行一40/35重聚會。也就是將1971(40)年，及1976(35)年畢業的那兩屆校友找回來。不過其實是以入學年為依據，有些學系要唸較久，但都以四年計。即參加者乃1967年及1972年入學的兩屆。當日共九十餘桌，每桌十人，即有九百多人出席。猶記大學臨畢業時，就已覺得心驚膽跳了，四年居然就這樣過了。如今又過了將近九個心驚膽跳。人生能有幾個三十五年？一個？兩個？或不敢奢望的三個？

在台大任教的陳宏積極聯繫下，我們班有八位同學出席：志真、德瑜、陳宏、志豪、宗和、恪訓、開宇，及本人。晚上的重聚會之前，陳宏借數學系一間教室，讓我們先在那兒小聚，景堂亦出現。不過他有事先離去，未參加稍後的重聚會。八位算多嗎？主辦單位很用心，與會者每人皆領到一

本列出所有參加人員的小冊子。大家皆好奇地翻閱，看有沒有熟識者？有些班無人出席，有些班僅一、二位出席，我們班八位並不算少，還加上包含內人夢娜之內的四位眷屬。陳宏另邀了賴東昇、劉豐哲、楊維哲，及陳金次等四位老師，還有張素瑩女士，她是系圖書館管理員，我們從學生時代起便叫她歐巴桑。他們五位皆已退休，賴老師及歐巴桑都年過八十，但仍來捧我們的場，情意感人。

回中山大學任教的初期，由於學校圖書不多，有時上台北，會到台大數學系找些資料，歐巴桑總給我很大的協助。重聚會中場，歐巴桑還將她女兒找來。原來她女兒秀華是醫學系，大我們五屆，所以也來參加，趕緊跟學姊合照。秀華是台大醫院醫師。有個醫生女兒，但之前從未聽歐巴桑說起，可見她是多麼內斂。而她會對我們這麼愛護，看來也並非由於這是了不起的台大學生，而只因我們是學生。

賴東昇老師我們大四時修他的微分幾何，雖沒唸得很好，但他對學生一直都很友善。由於計畫當完兵後出國，所以有時會向他請教一些留學的事。如今他白髮蒼蒼，看起來很沉穩，但其實當年他便已讓人覺得是位恂恂長者。只是算算我們在學時，他比我們現在還年輕很多歲。希望當我到了他的年紀，學生仍會邀我參加他們的活動。

劉豐哲老師我大學時並未修過他的課。民國 67 年我到美國普渡大學(Purdue University)統計系就讀，第一學期劉老師來數學系訪問數周。他離去前，帶他我們一群台灣來的學生去一家酒吧開洋葷。我生平第一次跳舞，就是劉老師替我

心在南方

邀的酒吧女侍，當然是胡亂跳。劉老師退休後到淡江大學數學系。去年9月，我去他們系上演講，特地放出三十餘年前在酒吧所照的幾張相片，以向劉老師致意。

當年台大新生註冊，是在醉月湖旁的舊體育館，一關關蓋章。到了系主任那關，看到一位穿短褲留個鬍子者。那時大夥剛從成功嶺六周集訓下來，像是突然被解放。有同學大刺刺地問“你是系主任？”“你看像不像？”他答。“我看不像”，那位同學毫不在意地說。終於完成一切手續，回到新數學館101教室，參加系主任時間。上台宣稱是系主任者，赫然就是剛才被說不像的楊維哲老師。大一的線性代數是楊老師教的，大家都唸得淒淒慘慘，總覺他的學問深不可測。但對他有如東晉名士的風格，又很嚮往。

陳金次老師則大三時教我們應用解析，那時他是講師，教完我們後，到美國史丹福大學(Stanford University)拿到博士學位又回台大。民國73年陳老師及楊老師等人，成立西田社布袋戲基金會，鼓吹古典布袋戲。那時偶在報上然可看到西田社的消息，對我們的老師提倡布袋戲，頗感興趣。民國96年3月，中正紀念堂面臨圍牆被拆時，陳老師在聯合報民意論壇寫了“心牆高築 如何治國”，是一篇極理性又感性的文章，在網路上曾被大量轉載。這就是我們數學系的老師，他們活躍的領域，絕不侷限於數學。由於要趕9點30分的高鐵回高雄，雖重聚會尚未結束，不得不在9點鐘，便起身準備先行離去。當向陳老師告別時，他從包包中拿出個東西給我。老師送學生禮物？怎可如此？“我當年出國時，

你們送我一隻鋼筆”，陳老師說。天啊！我完全不記得。就算有，老師居然這麼多年後，仍放心上。

有幾位同學是大學畢業三十五年後，我才第一次再遇，但多半能一眼看出，似乎絲毫未變。顯見大學四年的生活，印象是如此深刻，即使時隔多年，仍難以磨滅。

在美國唸書期間，有日被一則中文報紙上的新聞所吸引。咦！這不是我的同學嗎？原來報上說開宇大學時就想出家，但那時感情方面，尚不能割捨，如今“塵緣已了”，遂拜在星雲法師門下，法號釋慧開。開宇大學畢業後，至佛光山的普門中學教書，其後當校長。幾年後他赴美國天普大學(Temple University)拿到博士，到南華大學教書。

恪訓大二時信了統一教，還曾找我去他住處聽他講道。那陣子他們常穿件藍背心，在台大校門口傳道，風雨無阻。升大三前，幾位台大學生，辦理休學，準備全時間去傳道。當時宗教尚未開禁，大約除了傳統的佛教、基督教、天主教、摩門教，及回教等外，其他宗教都不合法。才在台灣剛興起的統一教，更被說成是邪教。政府早視那些信統一教的學生為眼中釘。他們休學，正是自投羅網，滿二十歲的男生，全被徵召去當兵。一時風聲鶴唳，我們都以為統一教在台灣結束了。那時只要大專畢業，即使未考上預官，僅須服役兩年。但恪訓當了三年兵，可能就是前陣子有立委代為爭取補償的所謂“陸一特”。他退伍後復學，然後轉哲學系。

約是民國 79 年，有日收到兩張韓國小天使合唱團表演

心在南方

的票，在高雄市文化中心。好像是世界和平統一家庭聯合會，或環宇國際文化教育基金會寄來的，記不清了。看到署名，這不是我的同學嗎？會不會同名同姓？統一教的相關組織，應不會錯。依附上的電話打去，果然就是，於是恪訓來中山一敘。自大三他休學起，我們已十六年未見了。同學少年多不賤，恪訓成為統一教高雄市的負責人。一番傾耳聽之後，對他的心路歷程有些許了解。對他的執著其信仰，感到敬佩。

的確是擋不住的！高中時讀三民主義，在民權主義部分，國父孫中山先生說：

世界潮流的趨勢，好比長江、黃河的流水一樣，水流的方向或者有許多曲折，向北流或向南流的，但是流到最後一定是向東的，無論是怎麼樣都阻止不住的。…如果反抗潮流，就是有很大的力量像袁世凱，很蠻悍的軍隊像張勳，都是終歸失敗。

只是有些號稱國父信徒者，卻崇尚高壓，忘了孫中山先生所講“阻止不住的”。不是嗎？宗教外，報禁、黨禁，一個個不都取消了。

民國 79 年 6 底，中央研究院在台北市福華飯店舉辦一國際統計研討會，我們有好幾位走上統計這行的同學參加，我請恪訓來跟大家碰面。他說當天露營，會晚點到。露營，教會的活動，我想。怎麼穿西裝出現？原來是去錄影。看來傳道都現代化了，以錄影方式。那之後恪訓調到台北，我們

便失去聯絡了。

八年前，民國 92 年，有回購物完，至停車場要上車時，只見雨刷上夾著一本小冊子。喔！是世界和平統一家庭聯合會出版的刊物。發行人是李恪訓協會長。小冊活動園地中有兩張照片，標題分別是“協會長參加南華大學主辦的‘傳統與創新：新宗教團體與社會變遷研討會’介紹統一教”；及“協會長與他的台大數學系同班同學釋慧開博士，南華大學文學院院長合影”。恪訓成了統一教台灣總會的會長。至於釋慧開，於民國 98 年，擔任南華大學副校長，目前在佛光大學任教，且擔任佛光學院院長。

學生在選擇大學學系時，常很介意出路。數學系的出路是什麼？或者說能有什麼？現今各學系常會辦理輔導學生做生涯規劃的活動。當年可沒這些，老師不會建議我們該走那條路。我數學系的兩位同學，他們不在乎世俗的出路，更不想被規畫。台大又怎麼樣？唸數學那有不好？有什麼不能去做的呢？結果分別在統一教及佛教，闖出一片天地。

在重聚會那晚，環顧我幾位大學同班同學，特別是恪訓及穿著袈裟的慧開，不禁想起南宋詩人楊萬里(1127-1206)那首著名的“桂源鋪”：

萬山不許一溪奔，攔得溪聲日夜喧，
到得前頭山腳盡，堂堂溪水出前村。

雖然萬山不許一溪奔，但攔不住的。當小溪意志夠堅定，群山不得紛紛退後，堂堂溪水終究是出前村了。(100.11.24)